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八

元　趙采　撰

䷴ 艮下
巽上

程子曰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進以序為漸今人以緩進為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為卦上巽下

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為漸也

漸女歸吉利貞

程子曰以卦才兼漸義而言也乾坤之變為巽艮巽艮重而為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與歸妹正相對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天下之事進必以

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故以女歸為義男女萬事之先也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有其事必正乃得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涉不正之疑而為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以利者

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如此貞正也葢其固有非設戒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云亨者葢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

朱子曰漸漸進也為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為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為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程子曰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正而有漸也女歸為大耳它進亦然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四復由上進而得正位三離下而為上遂得正位亦為進得位之義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於天下也凡進於事進於德進於位莫不皆當以正也上云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得位是以進而有功復云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

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内艮止外巽順止為安靜之象巽為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内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愚曰漸否之變也變否九四之剛下柔而成艮變六三之柔上進而成巽漸柔之進也漸義多端女歸為甚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一毫不可躐而此卦以艮之男下巽之女女待男而後進正

合斯義故曰女歸吉雖然女歸貴漸漸貴正漸而不正烏用漸哉卦艮男下女然後巽女往進艮陽居三巽陰居四男女各得其正故曰利貞彖於女歸吉下又以四者釋漸曰進得位曰進以正曰剛得中曰止而巽皆主三四二爻而言蓋三四相易漸之所以成卦也伊川云漸體中二爻交也曰進得位往有功者何言四陰位六三往居之進得位也自六三往而得位而陰陽上下各正有功也故

曰往有功曰進以正可以正邦者何言四為諸侯位坤土在下為邦六三以艮男下之而後往進四正也女進以正則家正正家而天下治矣故曰可以正邦也此兩者以六居四而言漸也曰其位剛得中者何其位謂陽剛之位也陽剛之位在六爻為一三五一始進也五進已極三得中也剛得中謂九三也此以九三言漸也曰止而巽動不窮者何動止否之六三六三因九四止於内而后動而

順於外動以漸此動所以不窮也此以三四相易而言漸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程子曰山上有木其髙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巳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彖曰地中生木曰升升有速義山上有木曰漸漸有緩義山木之長養也漸而後可成材君子之居賢德也漸而後可成德賢德之善俗也亦漸而後可成俗居賢德居止也止乎德所以體艮善俗風化之也所以體巽

初六鴻漸於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程子曰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為物至有時而羣有

序不失其時序乃為漸也干水湄水鳥止於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隂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惟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所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

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雖小子以為危厲在義理實无咎也

朱子曰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於下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為小子厲雖有言而於義則无咎也

愚曰離為雉巽為雞為鸛皆為飛鳥之象邵子曰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是也漸卦有巽離坎象故六爻皆取鴻為言以飛而又宿食近於水也下

水涯初之二二近坎故云干鴻之起必附地盤旋自下而上有漸之義艮三為少男小子也初進二艮成兊兊為口有言也初六之鴻方漸於水涯未驟進也而九三疑其欲應四而為其无應至於有言然初豈孟浪而進者初之漸固於進退之義无咎矣小子危之彼豈知鴻鵠之志哉

六二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程子曰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

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濵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爻辭以其進之安平故取飲食和樂為言夫子恐後人之未喻又釋之云中正君子遇中正之主漸進於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所謂飲食衎衎謂其得志和樂不謂空飽飲食而已素空也

朱子曰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磐而益安矣衎衎

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

愚曰自二至上有巽離坎象故此後皆言鴻二之五變巽為艮艮為石巽為高磐石之高大得安之所也五之二變坎為兊坎為水飲也兊為澤食也為說衎衎而樂也六二應於九五進之最安者也故曰鴻漸於磐君臣相得則飲食衎衎詩所謂嘉賓式燕以衎是也君臣和樂豈徒飲食云乎哉象

曰不素飽也其詩不素餐之謂乎

九三鴻漸於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程子曰平髙曰陸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進至於陸也陽上進者也居漸之時志將漸進而上无應援當守正以俟時安處平地得漸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有所牽志有所就則失漸之道四隂在上而密比陽

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隂所從也二爻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為之戒夫陽也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不復謂不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夫征不復則失漸之正從欲而失正離叛其羣類為可醜也卦

之諸爻皆无不善若獨失正是雖其羣類婦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所利在禦寇謂以順道相保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巳而巳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禦寇

朱子曰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

愚曰三艮山也九三若動而上進則三變坤坤為平地故曰陸三艮夫也四巽婦也羣醜三陰爻也離麗也九三剛而不中不能止乎禮義牽於情欲進往交四而不知反夫陰陽相求者也三既以不正而交四四亦必以不正而交三卦互離四離體離為大腹孕也四動離毀婦孕不育也何凶如之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言九三征則三陰相附麗而為羣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言四不正而合

失其道豈能育乎曰利禦寇順相保也坎為盜離為戈兵寇也三往四來則坎離毀寇无矣故曰利禦寇順相保謂下復為坤也三四皆无正應然陰陽相比而易合故作易者戒之

六四鴻漸於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程子曰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剛陽之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

進於木也木漸高矣而有不安之象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橫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四居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桷者平安之處求安之道唯順與巽若其義順正其處卑巽何處而不安如四之順正而巽乃得桷也

朱子曰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

六四乘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矣

愚曰鴻趾連有膜不能棲木巽為木今鴻漸於木則居非所安若或得桷則木方平鴻可立足而少安故得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謂六四介二剛之間猶鴻之棲倘四能巽事五順以接三則猶鴻得桷可以安身而无咎矣三與四皆不中也三剛而征則凶四柔而巽則免咎易於其不中者又欲使知所處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程子曰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雖得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遽與二為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於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為耳久其

能勝乎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當行雖有間其間者終豈能勝哉徐必得其所願乃漸之吉也

朱子曰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為二三所隔然終不能奪其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吉也

愚曰巽為高二艮之五山進於高陵也巽為婦離為大腹孕也二五相易則離毀二至五歷三爻三歲不孕也勝猶奪也以六二中正之臣而仕九五

中正之君進而在高位猶鴻漸於陵然士之得君如女之從人苟非其道不可妄合故三歲不孕守正而終莫能奪其節者女之吉也然女終有家二與五正應也終得其願者也士能无以三歲之久而苟於進則外應終莫能勝之而卒得所願吉莫大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安定胡公以陸為逵逵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達謂之逵逵逵通逵无阻蔽之義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他時則為過矣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於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為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以進也以其進之用况上九進之道也君子之道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失其序

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為儀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

朱子曰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羽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為儀飾位雖極高而不為无用之象故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 兌下震上

程子曰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為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男動而女説又以説而動皆男説女女從男之義

歸妹征凶无攸利

程子曰以説而動動而不當故凶不當位不當也征凶動則凶也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

朱子曰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為以説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為歸

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

愚曰歸妹漸之反也漸曰女者有父母之辭此曰妹者无父而有兄之辭漸先言女而後歸者據歸者為文此先言歸而後妹者據歸之者為文漸繇辭言利言吉此繇辭言凶言无攸利者漸四爻皆當位二陰皆承陽故為吉為利此卦四爻皆失位二陰皆乘陽故為征凶為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程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歸妹女歸於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為女歸之象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

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以二體言男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不唯位不當又有乘剛之過三五皆乘剛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如恒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唯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

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征凶也

愚曰文王繫辭說征凶无攸利夫子彖辭却言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何相反也葢此卦其義正其情邪繫辭以其情言也彖辭先言其義後言其情也何者歸妹本是天地間常理只是說而動則凶而无所利位不當柔乘剛皆說而動之失也曰天

地之大義者何歸妹自泰變乾九三交坤而成震坤六四交乾而成兊天地之交莫大乎日月震兊日月之所出入也兊西也月之所生震東也日之所出然離為日互於二四而酉象交於日中坎為月互於三五而卯象交於月中震兊之交於日月者是乃天地之交也而有夫婦之道焉故曰天地之大義曰人之終始者何人之為道自男女為夫婦而此生有所終自夫婦有父子而生生從此始

故曰人之終始也此以三四相易合三才以贊歸妹之義也曰說以動所歸妹者何說以色而動以情則陰未有不先於陽女未有不加於夫柔未有不乘於剛者文王以為是象也征凶无攸利夫子曰征凶者以陰位乎陽之上而位不當也无攸利者以柔乘剛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无所往而利也此以中爻說以動而戒歸妹之情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程子曰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隂説而從女從男之象也故為歸妹君子觀男女配合生息相續之象而以永其終知有敝也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壞而為相繼之道也女歸則有生息故有永終之義又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説以動者也異乎恒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説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可常之道久必

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終者也不獨夫婦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之戒也

愚曰説萬物者莫説乎澤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説與動皆情也歸妹而得其義則可以永終而其終自无敝歸妹而動於情則説色妄從終必有敝君子觀其象知其敝之必至此故謀之於始所以永

其終焉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程子曰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為賢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為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歸妹之義以說而動非

夫婦能常之道九乃剛陽有賢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為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

朱子曰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為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征吉也

愚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貴者為嫡賤或少者為媵廣繼嗣也娣媵也此卦六爻五在震中兌之象

二在兌中妹之象餘爻言娣者媵也此爻當妹之歸而已以娣從之然娣賤者賤者之不能專適猶跛者之不能自行不能自行與貴同歸如跛者一旦能履何吉如之初應四震為足兌為毀折跛也四至初有履象跛能履也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言妹歸娣從亦禮之常也跛能履吉相承也言娣襲妹之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程子曰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貞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隂柔之質動於說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雖賢而不能自遂以成其内助之功適可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逺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靜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利言宜於如是之貞非不足而為之戒也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世人之媟狎為常故以

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朱子曰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隂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内助之功故爲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愚曰九二離體離爲目兑毁其右眇也兑三爻初九六三皆言娣比不言者二妹也二下卦之中也女子之身居則重闈出則設茀何異眇也一旦從

夫豁然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何異眇者之能視然二以剛中之才女之最賢者故雖已嫁而未嘗少變其常幽閒獨處如幽人之守正此二所以利也象曰幽人之貞未變常也言二歸而不改女節也昔宋伯姬待姆而被火君子以女而不婦謚之今二之妹无乃伯姬之類也曰婦人以貞為重者也與其濫也寧謚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為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適也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為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雖取之不可以為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為娣媵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未當者其處其德其求歸之道皆不當故无取之者所以須也

朱子曰六三隂柔而不中正又為説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

愚按初至五有需體三居需之中故曰以須須需也待也三為説主以隂柔不中正而比四説而動者也不正之女也夫女所貴者為其正也為其動以理也今六三動以情而上无應之者不正之女女之賤者人誰娶之只宜反歸而以娣從二可也

女之賤者只宜為妾不當適人故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言女賤而適人則未當也又按天官書須女四星亦賤妾之象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程子曰九以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為正德賢明者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為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

而行也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之道以无應故為愆期之義而聖人推理以女賢而愆期葢有待也所以愆期由已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娶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朱子曰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

愚曰此爻離體離為中女然以陽居上體而近五女之賢而貴者也意亦五之妹非媵也嫡妹既歸

二娣以從則四亦當以次而適人四既許嫁自納
采至請期禮將成矣四乃愆期而不歸何也易曰
四之愆期非不歸也有時也又明其志曰有待而
後行也何待親迎也後世親迎之禮廢而女之自
獻其身者多矣是以聖人大之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
也

程子曰六五居尊位妹之最貴者也下應於二為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徳也不事容飾以説於人也娣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

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禮而不尚飾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

朱子曰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為月幾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則吉也

愚曰五諸妹之兄也諸妹皆受命於兄而下降故此爻曰君曰娣備言之帝乙殷之賢君其歸妹也何如袂婦飾也其小君之袂反不如諸娣之袂之美以見嫡妹之能儉也月婦道也月盈則掩日婦強則敵夫今幾望而未望以見嫡妹之能謙也月在震東日在兌西日月望也二之五則坎離毀幾望而不望也妹具此二美何吉如之然易不言於二而言於五者二之美五之教也妹无失德則兄

有令聞也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言二在位之中中則能儉能謙二貴為帝妹又陽為貴貴則不以容飾為説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程子曰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為婦矣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葅歜之類

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士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禮云血祭盛氣也女當承事筐篚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絶矣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

朱子曰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為无所利也

愚曰上六之女謂三兊也震爲竹坤動爲方竹器而方筐也三之上兊女承震筐也隂虚无實承虚筐也三兊爲羊士震也坎爲血上動之三坎毁兊見兊爲刑殺士刲羊无血也女之適人贄有榛栗棗脩盛之以筐以見舅姑今但有筐而无實則不成見舅姑矣娶女者必刲羊以告廟毛血必具今士刲羊而无血則不成告廟矣三與上皆失應故有是象文公云約婚而不終者也此説得之夫約

婚不終由不慎始也此君子之於歸妹所以永終知敝者此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九

元　趙采　撰

䷶離下震上

程子曰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為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程子曰豐爲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衆王道之大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爲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

朱子曰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

為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程子曰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

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為戒日中盛極則有昃昳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跡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為

此誡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

愚曰豐者盛大之稱當其盛大凡物未有不亨者也夫子作彖辭曰明以動故豐者何此以離震二體言致豐之道也蓋明而不動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動而不明則行无所向冥行而已豐亨盛大之治唯明而有為之君能致之故豐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者何此以下卦離體而言保豐之道也坎為加憂卦中離見巽伏勿憂也離為日為午

日在午日中也光照天下也宜日中者謂當盛而慮衰兢兢業業如捧盤水使之滿而不溢中而不昃則為長治久安不然盛極必衰治極必亂故下文便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以天地日月言却似聖人到此亦无著力處曰是不然聖人主持造化扶植天地者也堯之治正日中也不傳子而傳舜故不昃舜之治亦日中也不傳子而傳禹故不昃周

自文武至於成王亦日中也而周公畢公君陳戒慎兢業扶持盛治至康王之世頌聲洋溢有如一日亦未嘗有昃食之證信知宜日中者在人豈可便謂囿於盈虛消息之數而不以明動保之哉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子曰雷電皆至離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其

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動明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先王勑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程子曰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

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已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剛陽相從而无過咎也葢非明則動无所

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秦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加尚也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已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先懷已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已是過旬也一求勝

則不能同矣

朱子曰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愚曰離性上升故下卦三爻皆上適於震初九適四以其配之所在也卦以泰九二之四而成豐則九四者成卦之主也四雖配所在而九非其配故曰配主遇者不期而會四不應初而初主之不期會而會故曰遇其配主數窮於十既周則曰旬四

非初配故初雖遇四不可久處然雖旬日尚可无咎所以无咎者以初既遇四四必往初四初相易則初亦尚乎四尚亦配也以下配上曰尚今之尚主是也若過旬日則為災矣數窮則宜變易之道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子曰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為明之主又得中正

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隂柔不正非能動者二五雖皆隂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才不足耳既其應之才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既不能成豐則喪其明功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為昏暗故云見斗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也斗屬隂而主運之象五以隂柔而當君位日中盛明之時乃見斗猶豐大之時而遇

柔弱之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而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巳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

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為吉也有孚發若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茍能發則其吉可知謂柔暗有可發之道也

朱子曰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虛中有孚之象

愚曰此卦與離卦相似但上九一爻變而不全耳故下三爻離體全有明德者也上三爻離體缺暗而不明者也故彖有昃食之辭爻有蔀斗沛沫之喻而諸爻以明暗為吉凶也蔀者用草覆暖掩蔽之物或曰草苫也震巽為草故曰蔀喻暗也下體離為日中五兊伏艮艮離賁象天文也震少陽其策七天文而數七斗象也六二以明括中正之才當豐之世而遇六五暗昧之君猶當晝而見夜斗

其暗甚矣五當下求二者也今五暗不應二二若自往以求之五必反見疑何者夜光明月无因而前匹夫且為之按劒況五暗甚二懷明德不待招而往見疑必矣故曰往得疑疾然六二中虛有信之本孚信相感五之疑心必昭然若發矣吉孰大焉象曰信以發志言以二之信發五之志則五之暗昧亦必明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

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程子曰沛者古本有作斾字者王弼以為幡幔則是斾也幡幔圍蔽於内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蔀也三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暗故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他卦至終則極震至終則止矣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沬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沬暗之甚

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沬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人之為有所失則有所歸咎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動而无右肱欲為而上无所賴則不能而已更復何言无所歸咎也三應於上上陰而无位陰柔无勢力而處既終其可共濟大事乎既无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用矣

朱子曰沛一作斾謂幡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沫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

愚按沛古本作斾輔嗣以為幡幔震為玄黃兑金斷之斾也斾之蔽明尤甚於蔀三之上成艮艮離亦天文沫斗後小星隨斗而動者見沫則暗尤甚於見斗三以離體之極至明剛正當豐之世而上六以陰柔極暗應之猶當晝而見斗後小星其暗

極矣斯人也豈可與共大事哉兊為右伏艮為肱兊折之折右肱也上六暗極既不可以大事三若從之必罹其咎故自折其右肱以示終不可用右肱致用者也右肱折尚可用乎退居无能庶幾免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程子曰四雖陽剛為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

中正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為豐其蔀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大掩蔽則不明日中見斗當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應故謂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為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賢以為之助則能致豐大乎曰在下者上有當位為之與在上者下有賢才為之助豈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而後能也五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

象下雖多賢亦將何為蓋非陽剛中正不能致天下之豐也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以暗而不能致豐日中見斗謂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就於初故云行下求則為吉也

朱子曰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為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愚曰四居震巽之中震巽為草掩蔽覆曖蔀也兊

有伏艮四應離初艮離為天文震動也其策七天文動而七斗也離目為見九四處不當位如在蔀中自蔽其明又上卦離體毀缺其幽而不明乃自取之非二三比矣夷均也主四也夷主謂初也初與四皆是陽為同德故曰夷主初四雖不應倘四以同德之故行而遇初則亦吉何者四得以資其明也故曰吉行行則吉也初曰往四曰行兩相求而相遇曰配主就初而言也曰夷主就四而言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子曰五以陰柔之才為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美譽所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為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故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彚征矣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

之時有相為用之義五若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
然六五无虛巳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為教耳其
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於天下也人君雖柔暗若能
用賢才則可以為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朱子曰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
吉矣葢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
其占矣
愚曰六二離之中爻有明德而含章者也六五能

不自尊屈已以來之則慶集於國家而譽歸於已

六五震體也其所以吉者以明動相資有得賢之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

而不當位如上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闚其戶閴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覿謂尚不見人葢不變也六居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闚其戶而无人者雖居豐大之極而實无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棄

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

朱子曰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愚曰自二至上有大壯體棟宇之象也震巽為草蔀也上卦所以不明而暗者以上六也上六為暗之主所以掩五四而失明者也上以柔暗之極不知盈虛消息之理自以位高處上而欲豐大其屋

至使屋極翔於天際然物惡太盛盛則必虧上極必變則豐其屋者乃所以蔀其家言家敗而草蔽其家也曰闚其戶闃其无人者謂因家敗家人逋逃鬼瞰其室閴乎其无人跡也曰三歲不覿者謂自此三歲更不見有人到其家言敗之速也此所謂中則昃盈則食不能宜日中者也其所以不能宜日中者以處暗之極也

艮下
離上

程子曰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為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為違去不處之象故為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

旅小亨旅貞吉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

朱子曰旅羇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為去其所止

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正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而不可須臾離也

愚曰寓於兩間凡有形者莫非旅也天地旅於太虛萬物旅於天地物无久居其所之理故有旅旅客於外也旅无勢无權无親不足以成大事旅得其道可以小亨窮不可以失義困不可以舍命而

客不可以貶損道德故曰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程子曰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

明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處旅之道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

愚曰彖以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釋繇辭者何旅否變也變否六三之柔而居乎五失其所居而在外旅也然柔得中而能順乎上下之剛不為二剛所掩而小者亨此以上卦六五言旅也變否九五之剛而居於三九居三雖未為失所然自五而反下猶為旅也剛居三成艮艮止也以

艮之止而附麗乎離之明所以為貞而獲吉也此以下卦九三言旅也能順剛能麗明是以小亨是以貞吉旅貞吉繇辭語脉不與小亨接故兩言旅各一義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程子曰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

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朱子曰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程子曰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為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

卦為大臣之位者異矣

朱子曰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程子曰志意窮迫益自取災也災眚對言則有分獨言則謂災患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程子曰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

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頼也得就次舍懷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强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内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遇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

朱子曰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頼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

象占如此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程子曰覊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

終无尤悔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程子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

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

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

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為可危也

朱子曰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為義

愚曰九三處艮之上所謂止而麗乎明者也然離

火迫近故有焚次之象諸儒多以九三為處旅不善是不然九三益處旅之不幸未見其不善也何者三以剛正而麗明本是正當分曉底人而次焚僕喪羇旅之不幸也允為毀傷既焚次主安得不傷主傷而童僕死之僕可謂能以正處危厲矣聖人曰僕所以死正者以九三在旅能與下相比其主既義宜僕之喪而得其死力也主不失義僕不失正九三非不善處旅也其焚次喪僕九三之不

幸也二陰在下故曰與下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程子曰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為五所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為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為善然上无剛

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四以近君為當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為未得位也曰然則以九居四不正為有咎矣曰以剛居柔旅之宜也九以陽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斧於旅為善其心志未快也

朱子曰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

其心有所不快也

愚曰此爻資斧亦因離象而言離為蠃貝資也離為兵巽木貫之斧也九四居上卦之下近文明之君進不為亢退不為卑故在旅而於處進於次矣非惟得資又且得斧斷制矣四之心何以不快也曰九剛德而居陰位非其正也夫德以位行位以正定居非正位而能行正道者无之是以君子不處也齊景公待孔子以季孟之間孔子曰吾老矣

不能用宣王養孟子以萬鍾之禄孟子曰久於齊

非我志聖賢之處旅豈茍然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程子曰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羇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後為善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

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禄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與之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為上所逮也在上而得乎下為下所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也終以譽命終當致譽命也已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為旅不必在外也

朱子曰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

中道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不无亡
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
愚曰六五君位也君不可以旅也而言其義六五
之旅其終也復得人譽受天命則以柔得中乎外
而順乎剛離為雉文明之物人文也當其旅也六
五不敢以文明自居曰吾一矢之无有而何以得
雉所以順乎衆剛以為之矢也然後人皆譽之曰
上能屈已虚心以逮下我不可不盡吾力焉而使

吾君旅於外可乎唐德宗奉天之狩陸贄告之以下罪已之語而人心感悅天命復歸此之謂終以譽命也德宗平時自以為文能致理明能察物威能肅下令皆黜去其所有而无之然後人心復悅天命復歸以上逮下故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程子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

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安宜矣巢鳥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為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於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為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以旅在上而以尊位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

極剛自髙為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徳於躁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困有髙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

朱子曰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離為飛鳥九動變六成震震為竹葦巽為木鳥憑其中巢也三下卦之上九之亢也故變次

稱巢以象其高上九處旅而位高亢豈其所宜巽木離火以焚其巢失其所也夫羇旅之人一旦高位得勝其喜故旅人先笑也樂不知戒禍至而泣故後號咷也卦離目動震有聲笑也兌澤流於目巽號出於口號咷也上六變上二畫成坤坤為牛上六高亢不變坤象隱喪牛也易只作疆埸之易牛資之大者上有其牛不知保守喪於疆埸雖有牛者瞶然不聞剛愎之至也離伏坎坎為耳坎耳

伏不聞也處旅懸高而尤忌太高所以三與上相
似而上之焚巢尤凶於三之焚次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九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十

元　趙采　撰

☴☴ 巽下巽上

程子曰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羇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為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為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程子曰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兊皆剛中正巽兊義亦相類而兊則亨巽乃小亨者兊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兊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内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朱子曰巽入也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

利見大人也

愚曰陰承陽成巽陰承陽可以亨矣陰爲小故曰

小亨剛在二五而得中正是以利有攸往柔在初

四而順剛是以利見大人此巽所以小亨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

程子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

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爲重複之義君

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

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

利見大人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于剛其才如是雖内柔可以小亨也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為利故利見

大人也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為過也

愚曰彖曰重巽申命者何巽為命内巽命之始外巽申前之命巽而達之於外夫舉天下而聽命於一人不有巽以入之不有重巽以申之幾何而不扞格齟齬哉此以二體言巽也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何巽訟之變也訟變六三而之四故上下皆成巽九二之剛巽乎中也九五之剛巽乎中正

也五之大人有剛健之德巽就乎中正之位使剛不過中健不戾正然後爲无不成欲无不遂而其志得行焉此以訟三四相易而言九五巽之中正所以利有攸往也曰柔皆順乎剛者何九二之剛巽乎中而初六之柔順之九五之剛巽乎中正而六四之柔順之剛巽者二五也順剛者初與四也柔皆順乎剛則陰柔亨故曰小亨此以三與四利見大人而言巽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子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愚曰一風動一風隨命而又命之象故君子體之以申命行事夫命為事而發者也盤庚三篇為遷都設大誥一篇為黜殷設无事而命則民訛有事

而不命則民惑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大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爲宜也勉爲剛貞則无過卑恐懼之失矣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

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

朱子曰初以隂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正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愚曰巽爲進退爲不果故初六言進退而繼之以利武人之貞欲其果也卦互兊兊爲右爲刑殺有武人象武人剛決者也得武人之貞以治其志則疑可祛懦可立而見義必爲不至疑而且進且退

矣此教初六以順剛而勿疑也志疑則進退不決志治則果決不疑故曰巽德之制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程子曰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畀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為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可以

遠恥辱絶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為諂矣二以居柔在下為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為中實之象中既誠實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畏也所以吉而无咎

朱子曰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

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爲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愚曰巽卦有牀象又巽卑也爲木爲股兩木卑而股見焉牀也牀下則卑而又卑謂二在重巽之下也二有剛德而處陰位又在下體過乎巽者也二大臣位卦中互兊兊爲口舌爲使巫聖人曰二之卑巽用之爲大臣則流於諂曲而巽爲失用之爲

史巫則雖以口舌媚神言辭紛若而二之中實孚誠相感而巽未為不善此其所以吉也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言得中之孚誠所以雖紛若而吉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程子曰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為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

頻巽可吝也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

朱子曰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志窮不若志疑志疑不若志治志治巽之果者也志疑則進退不決志窮則頻數畢巽而吝九三巽不由中其志窮屈屢畢以下人喪其剛者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程子曰隂柔無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隂居隂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于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賔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于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

復有功天下之事茍善處則悔或可以爲功也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之功也

朱子曰陰柔無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爲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

愚曰初六所謂利武人之貞者正謂六四也六四巽以順五非若初六之進退也其志治故疑悔皆亡其用如武人之貞故田獲三品此柔順乎剛利

見九五之大人而有功也初六遠於五故志疑而進退六四近於五故志治而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程子曰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爲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

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觧在蠱卦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不過无不及无過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唯得中為善

失中則悔也

朱子曰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

愚聞劉文謙先生曰蠱之六五柔也而其變以剛則為巽矣故文辭曰正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

言巽之所賴者獨九五之正雖失之於始因更而有終也夫蠱蔽事之積也蠱而無所始則極壊而後已故蠱當振作之于始而謂之甲巽卑柔之積也巽而无所終則風靡而已矣故巽當變更之於終而謂之庚蠱彖言終則有始則不可以不圖其始巽五言无初有終則不可以不圖其終此甲庚二義聖人特於蠱巽之卦發之也爻詞凡兩言吉德以貞為吉命以申為吉此二吉者非九五以剛

德而位中正不能故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程子曰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凶也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

為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為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

朱子曰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正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剛陽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上九亦言牀下者何巽之極也巽之極者以不巽之極也諺曰敢於淩人者必敢於下人上亢而窮所以巽在牀下焉二巽牀下无資斧可喪未

見其害上巽牀下有資斧而喪之正是凶也資者惟辟作福之具斧者惟辟作威之具也平王假晉文侯以彤弓矢而周以東惠王假齊桓公以存三亡國而周以替喪資斧之凶也

☱☱
兌下
兌上

程子曰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程子曰兊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朱子曰兊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于正盖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能利正亦一義也

愚曰兌雖亨必曰利貞者我之說人必求諸道人之說我必求諸非道而後足以為兌之正兌利於正戒其妄相說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程子曰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

物和柔之象故為説而能貞也利貞説之道宜貞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説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説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説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説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説于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説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説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説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説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

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賛其大應
應對之應
愚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故彖曰兊說也曰剛中
而柔外者何兊巽之反也反初六而爲上六反六
四而爲六三柔皆說乎外二五以剛而不失其中
此以巽反兊而言兊也惟剛中故說而惟柔柔外
故利於正又柔外爲說亨剛中故利貞二說皆通
兊雖爲說而不可以妄說故曰說以利貞是以順

乎天而應乎人此一句疑是繇詞蓋彖中言是以
者皆引文王繇詞而發明之也天无私剛中而貞
所以順乎天人不能无私柔外而説所以應乎人
此以二五三上而言兑也曰説以先民説以犯難
者何郭氏曰説在事為之先則民可忘勞説在患
難之先則民可忘死夫民豈樂於勞與死哉上之
人有説道以鼓舞之彼犯險阻蹈白刃所甘心焉
耳孟子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逆道生道即說道也此廣說之義大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子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

康節邵子曰兌說也其他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无

說於此故言其極也

愚曰說于物者有害亦有厭說于道者无害亦无厭始也講習而說及深造自得則樂矣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程子曰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為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為說而无所偏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有求而利則

涉於邪諂初隨時順處心无所係无所為也以利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為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

愚曰九以陽德之剛處兌說之初无應于四與二同德而相親比和說者也兩剛相和說而不流吉莫大焉象曰行未疑何謂也初九遠於六三无嫌

於說小人九二未疑也二之上巽巽爲不果疑也二未涉巽未疑也觀此見初與二可謂道義之說二有位初無位貴賤之勢如是其懸絶也二剛德初亦剛兩剛之情如此其落落也然初和二而說正二受初而无疑豈非道義之合與子思顔斑之從費惠公樂正裘牧仲之從孟獻子類此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程子曰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

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朱子曰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愚曰二近比六三小人而无應于九五之君君臣

扞格宜悔且凶然二以陽剛中實之孚履柔爻大臣之位誠可以動金石信可以及豚魚而況于君乎一孚上徹君臣相說而悔亡矣象曰信志也言五信二之誠心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程子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于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内爲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内者以同體

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朱子曰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其說凶之道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程子曰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分限

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係所從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

朱子曰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

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爲

戒深矣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程子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

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無戒也戒所當

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然不敢肆其

惡也聖人亦說其能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

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

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彊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為實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于善聖人為戒之意深矣剥者消陽之名隂消陽者也盖指上六故孚于剥則危也以五在説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説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戒孚于剥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隂柔有相説之道故戒在信之也

朱子曰剥謂陰能剥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剥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

愚曰諸家多謂九五以正當之位而信小人有危之道觀爻象詞氣殆未然也夫剥者以陰消陽之名上六之引兌欲引陰而剥陽者也使九五而信之則失其所以為君矣凶可必也豈特有危之道

而已哉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此非不足於九五之辭也葢謂九五之剛能孚於剥如堯之孚信行乎四凶而四凶不得以害堯之治也然猶曰有厲何哉巧言令色孔壬固堯之所畏而佞人云者孔子之所謂殆而欲遠之今兌之九五一隂在上欲引其類以剥陽能无危乎此舜所以卒欲去四凶也兌之二五皆曰孚二五皆中實也故曰孚二之孚信於五五之孚信於上六此如詩萬邦作孚之

孚非信所能盡也故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人惟

其正也而后邪說不得以相亂事惟其當也而后

巧言不得以相易九五之所居者正且當也此其

所以能孚于剥與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程子曰他卦至極則變兌為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

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

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

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彊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

朱子曰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爲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

其吉凶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十